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笏山記
第三十九回 三勇召道中苦諫花容 百獸殲洞裡祥呈玉璽

先是少青欲借公擲兵力，襲紫霞而取其地。謀之雪燕，雪燕曰：「紫霞非智力所能襲取者。俺以為奮全力、煩奇計而爭勝敗，不可知之地，不如掉三寸舌之行所無事也。昔更生娘子勸無智蓄髮事，公已有成說，未逢其適耳。俺雖不才，願與更生娘子匹馬入紫霞，使無智蓄髮迎公。公少分諸娘子枕席之愛而愛之，彼必感恩輸誠，紫霞全洞非公物而誰物也。」少青曰：「善。」乃使雪燕、更生將厚聘以行。而無智自與更生別後，念殺人行劫終非了局，未免有擗梅求士之感湮鬱中懷。而小智又不能知其意，故眉常綠鎖臉漸紅消。今見雪燕、更生忽來勸駕，正遂素心。遂決意迎少青入洞而委身焉。又降格事諸娘子，往時雄悍之氣，至是全消矣。是日，炭團、香、鐵送小智回洞，心雖不悅，亦不敢少出怨言，遂相安焉。少青將無智的名改作萬寶，小智改名小端。無事時，輒攜萬寶、無知欲窮洞中之趣。一日，並馬審度形勢。行不半里，有危峰左右竦峙。萬寶以鞭指曰：「此錦屏山也。」無知歎曰：「天產王都先設門戶，造化亦云有功矣。」過了錦屏山，一望平衍。少青曰：「此地可住萬家，何榛蕪若此。」又行裡許，盡是千章的大木。漸聞水聲潺湲，出喬木裡，乃披宿莽穿喬林，而北望，見一水彎環，波平類削。隔水遙窺，但見繡幃分青，畫屏橫翠，疊疊的萬筍千簷，不可窮究。萬寶又指曰：「此水名翠微江，隔江的山，不知何名，多產珍寶，但惡獸太多，恐難除滅。」少青曰：「某當召黃石莊勇與諸娘子奮勇誅捕，得其皮，可以為裘，為器；得其地，可以建造宮殿。」萬寶曰：「昔年俺與雪燕、小端兩師弟及數十個嘍囉，紮紵渡過翠微江，雖採了些異鐵及奇香奇藥，各人擒得一匹耿純作戰馬。然已送了十餘個嘍囉性命。這鐵名雲華鐵，俺求良工造一百環禪杖，雪燕造條槍，小端造口戒刀，餘的被嘍囉盜去賣與民間。聞說這鐵打做簷馬是絕好聲音的。公如欲平那山，起造宮殿，須挑選極神勇的人馬，不知黃石莊勇中絕好漢的是誰，可能召他來平那山。」少青曰：「有個可當，原可莊人，虬髯豹眼，使一根大椎，是某義兄。有個韓杰，使大刀，可松齡，使三尖刀。一是韓卓的莊勇，一是可明禮的莊勇，皆與其主不合，改而事某。這三人不特武藝超群，一胸忠義，慷慨敢前，某最虧他。明日修書一封，召他三人。」言未已，只見公擲尋至，辭少青回莊。少青語以搜山滅獸之事。公擲曰：「現今莊中有事，有莊勇來接待。搜山時，某來相助。」言罷即與無知跨馬去了。原來無力山與紫霞相去不過二十餘里，中間只隔丫叉港，往來絕易的。無力莊的財帛粟米，大半輸去紫霞，供洞中費用。是時，少青修了書，令玉子白、香得功守瞿谷，門騰驤、韓貢守聖姥，玉無敵、玉凌雲、玉鎮東、玉大用、可介之守黃石。調可當、松齡、韓杰點精兵二千，將庫金倉粟，分一半，解往紫霞。

黃石莊自少青去後，皆無敵用事，惟軍機大事，乃請命於竹山。得少青書，分撥已畢。可當三人，帶領軍馬財粟，從東路進發，路經紫藤鄉，花余余匹馬來見可當。曰：「顏公既去，全賴三莊勇，義勇過人，鎮壓黃石，今三位俱去，倘紹軍乘虛來襲，何以御之。」可當曰：「娘子真婦人之見也。我黃石、瞿谷、聖姥，皆有重軍把守，瞿聖如兩翼，韓莊為頭，竹山為尾，潛光雖笨，驚，何所用之。」余余曰：「紹軍從十字關來則先韓而後黃石，倘從羊蹄徑抄夷庚之後，則先黃石矣。黃石有失，我東南諸鄉，將誰仰耶。請莊勇回鞭，待某作書回覆顏公，思萬全之舉，乃可。」可當曰：「莊公之命，誰敢不遵。娘子且回，無相阻撓。」余余知可當脾氣不好，不敢再纏，乃退而與花淵雲練兵選勇，為死守計。可當等既至紫霞，少青大喜。使人多造竹筏，擇日搜山。又造火箭、藥箭、冷尖、尾炬諸器。至期，公擲率毛果、毛敢、趙聯領兵二千會獵。又約三叉鄉長朱必勝、黃婆鄉長畢大堅、橫窖鄉長趙春桃、白狼鄉長范百花，各率鄉勇鄉兵相助。

是日東南風起，一聲炮響金鼓齊鳴。八千軍馬，一齊渡過翠微江。香香一斧當先，引女軍從左而進。可當一椎當先，引男軍從右而進。公擲引百花、春桃，及莊勇、鄉勇，霓旌切天，兕甲照日，從中路凌峻赴險而進。但聞風聲颯颯，樹聲颯颯。__瞋『怖，a泣猊愁時，萬寶左拉少青，右拿禪杖，招雪燕、小端曰：「兩娘子從俺來。」小端提刀，雪燕橫槍，隨萬寶覓筏渡江。卻不知先去的三隊軍馬往何處去了。四人登第一層平巒，四週回望，只見范百花翹尾環百花繡鏢揮紫纓鼠尾槍，從煙莽裡，趕出一隻三足的白鹿來。趕上時，一槍從鹿後擗去，那鹿後一隻足立將起來，舞前兩足來撲百花，百花退後幾步。又見一簇紅白裕的女兵趕著一群白面狐狸，那狐狸被趕得急，將那白鹿衝倒，眾兵來擒那鹿，百花的紫纓槍，早將白面狐擗個淨盡。只聞少青在平巒上叫曰：「范鄉長好槍。」四人同下平巒。又見一簇男兵，是三叉、黃婆二鄉的軍士，扛著無數死熊、殪虎、困狒、斫狹，他他藉藉而來。萬寶又拉少青，呼雪燕、小端，登第二層平巒。披叢棘，緣阪而觀，但見焱腥塵惡，眾軍士圍著一獸，狀如虎而大倍之，毛長三尺，人面豬口，有翼不飛，尾拖地長一丈八尺，而大不能掉。只見韓杰、可當、松齡四下裡刀刺椎撲。那獸毛長而滑，刀椎著處，側瀉而去，故全然不懼，張牙舞爪打滾兒的擗人。鬥了好一會兒，三個有名莊勇，五六百精悍的莊兵，總弄他不倒。少青問萬寶娘子：「居洞中久，此獸到底何名，如此難伏。」萬寶與小端皆對以不知。雪燕曰：「趙狀元博學多聞，或能認識。」少青乃使小端乘筏請無知。少間，小端拉了無知，渡過翠眉到第二層平巒頂上，見少青。少青指獸相問，無知細觀一遍，大笑曰：「這獸，男人伏他不得，惟伏女人。」言未已，忽見春桃雉冠猩甲，引著一隊紅衣女兵，亦扛著無數死熊、殪虎、困狒、斫狹，緣阪而過。少青大呼曰：「春桃鄉長，可助莊勇們擒那怪物。」春桃揮雙鋼槍入圍場，見眾莊勇鬥得氣噓噓地，筋力大半疲了。那物，咆哮怒恣，殊不解困。先拿鋼向他蹄上一掃，那物只做不知，扭過頭來，見了春桃，便啾啾的伸鼻來嗅。春桃收了鋼，拔佩刀向鼻端刺去，那物大吼一聲，直噴出黑血來，滾地作個深坑。原來那物遍體長毛，不畏刀箭，獨這酒釀似的紅鼻兒沒毛，故一刺便解疼痛。正欲復斫一刀，不知何處一箭射來，正中那物的左眼。方駭愕間，翎聲未絕，右眼又有一箭釘著。眾人散開了些，看他滾來滾去，滾得憊了，思量再去擒他。只見更生拿著弓笑嘻嘻的走入圍場，指那物罵曰：「你這混帳東西，一雙鬼眼，污了娘子的神箭。」那物兩眼都中了箭，是個盲物了，那裡管人唾罵。可當揮著大椎，只一椎連那口鼻椎得歪在一邊，仍在坑裡嗚嗚的滾出一堆惡糞。少青，無知等一齊下阪，看那怪物。少青曰：「娘子是最博物的，端的是何物？」無知曰：「你們願聽的，近前來聽我說。」於是少青、韓杰、可當、松齡在東，萬寶、雪燕、小端、春桃在西，都環著無知。無知擇一高石凳，箕踞其上，鼓掌大言曰：「此物無父有母，其母一日交百毒虺，積毒成胎，有腹無心肝。出胎時善吃，所吃的物，以絕穢的為香，以絕苦的為甘。腹無旋腸，即食即便。聞人忠孝廉節輒怒，然亦伺察其真偽。其偽者，則銜獸往饋，跪而獻之。其真者，則抵粗之。故兩人鬥其前，必助曲者。或曰渾沌，或曰禱机，或曰傲狠，或曰難訓，或曰窮奇。前人強分別之，而實皆此物也。」少青曰：「何以知女子能勝他。」無知曰：「其物性淫，必死於婦人之手，以理推之而已。」少青與莊勇及娘子們聽者無不聳異。回看那獸時，仍在坑裡顛顛的不能死。可當使人聚薪焚之，腥臭之氣，觸著的輒嘔。春桃乃使人扛之而去。